

古代海南学子的艰险赶考路

■ 吴辰



王弘海画像。(资料图)



姜唐佐塑像。(资料图)



丘濬塑像。李幸璜 摄

又到一年入学季，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相信已经有许多家长在为自己的孩子打点行囊，准备送他们去全国各地，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旅程。那一道窄窄的海峡，对现在的人们来说简直不算什么，孩子们一旦被送上了船，拍几张照、发个朋友圈的时间，就已经到了对岸的雷州半岛，家长根本不用担心他们的安全问题。

可就是这窄窄的琼州海峡，在历史上却成了多少海南赶考学子的噩梦，这片海虽然称不上是万里烟波浩渺，但也常常喜怒无常。一旦准备渡海，就等于是把这条命交代了出去；尤其是当船行至海峡当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恐惧更与谁人说；至于上岸之后，虽不至于感极而泣，但是心中暗自庆幸、感天谢地，乃至有两世为人之叹者应也不在少数。

如果生于明朝万历五年之前，在海南想当上个秀才还真的不是有“才学”就能搞掂的，更多时候还要看运气，对海南士子而言，能参加院试、成为秀才的第一关就是有命渡过琼州海峡。

1936年，华罗庚被派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这本来是改变华罗庚人生一个难得的机会，如果毕业后一切顺利，他完全可以选择留在英国。然而仅过了一年时间，由于“七七事变”的发生，华罗庚想也没想，便毅然放弃在英国深造的机会，满怀着抗日救国的热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开始在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

在当时的西南联大教授中，华罗庚的家庭负担可以说是最重的。因为在此之前，妻子吴筱元已经为他生下了两儿两女，全家人仅靠华罗庚一个人的微薄薪水艰难度日。最初，他们家和闻一家共同挤住在一个仅有16平米的偏厢房里。由于两家的人口都不少，实在拥挤不堪，后来华罗庚在昆明西郊大普吉附近找了一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钱把牛圈上面堆草的木楼租了下来。

搬家那天，华罗庚还特意作了一首小诗，记录了当时的经历：“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此诗形象生动地概括了两家人住在一起时，生活虽然艰辛，但却有着共同理想和抱负的雄心壮志。

时间不长，随着第五个孩子的降临，华罗庚一家的生活更是捉襟见肘，穷困中的华罗庚却依旧笑对生活。当时，他给新生的儿子起名为“华光”，他常常开玩笑地对大家说：“华光华光，全部花光……”虽然是玩笑话，但也从中看出华罗庚的生活确实过得不太如意。

抗战胜利后，华罗庚再次得到了去美国讲学的机会，幸运的是，这次他被伊利诺斯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当时，妻子吴筱元也带着3个孩子一起到美国生活。在美国，华罗庚时来运转，他不光收入很高，而且住洋房，有小车，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完全和之前国内的生活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大家都以为华罗庚会一直在美国生活下去，过有钱人的生活。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他在美国只待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便再一次选择回到了国内。

这次回国的原因非常简单：1949年，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时，华罗庚听到后非常兴奋，他立即意识到，自己报效祖国的机会到了！于是，他和妻子商量后，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于1950年回到国内，准备用自己所学来报效祖国腾飞。华罗庚的这一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家都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

事后，有人不解地问华罗庚，国外的生活条件这么好，为何会选择回到国内“受苦”？华罗庚异常平静地回答道：“祖国培养了我，我当然要时刻记得报效自己的祖国。一个人只有踏踏实做事，不慕浮华，才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读史侧翼

三绝才子唐伯虎

■ 宋敏

改变海南士人命运的“奏考回琼”

在古代，由于风急浪险，长久以来，很少有官员愿意主动渡海来琼赴任。科举考试也是这样，孤悬海外的琼崖二州仿佛被皇帝忘记了一样，偌大个海南岛居然没有设置一个科举考场，海南士人要想考取功名，就不得不漂洋过海到几百里之外的雷州府。这在当时是一场生死未卜的旅行，这一路上不仅有大海阻拦、高山险阻，更有土匪海盗剪径劫掠，乃至绑架撕票，考生们有去无回。即使是这一路有惊无险，几百里地的舟马劳顿对家境普遍贫寒的海南士子而言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由于在封建社会，读书人想要出人头地或者成为国之栋梁，则非要走科举一途不可，故而每逢雷州府院试，还是有大批童生选择渡海赴考。

历史上，琼籍士人渡海赴考常常造成令人扼腕的悲剧。最惨痛的一次莫过于明代嘉靖三十六年，为了保证考生都能顺利应考，临高知县杨址决定组织

当地考生集体登船，并亲自护送渡海。

没想到，这一送倒送出了问题，船行海中遭遇大浪，知县杨址与数百考生一起葬身鱼腹，而知县随身带着的县印也不知去向，临高县一时间政令难行。试想，这数百考生在当时可都是一地的佼佼者，舟船覆没，失去的可不只是金钱财产，更是身家性命乃至当时一代的血脉。

海南学子的苦不是没人知道，有明一代，虽然琼籍考生的科举之路被人称作是“出一生于万死”，然而还是有丘濬、海瑞、邢宥等治世名臣在朝廷中出任要职。或许是由于海南科举向来如此，或许是这些重臣由于国事繁忙而无暇顾及，但事实则是即使是从海南考出来的学子们，也很少人有自己的后学们鸣不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终于，海南出了个王弘海，嘉靖年间，这位定安人考取了进士，并任翰林院。任职之后，嘉靖三十六年的渡

海惨剧就是王弘海的一块心病，只要一有机会，王弘海就向皇帝上书，建议朝廷在海南开院设考。万历四年，王弘海递交的《奏改海南兵备道兼提学疏》终于等到了回复，鉴于王弘海的字字血泪，万历皇帝终于同意在琼州府设置考院，万千琼籍学子再也不用为了科考而冒生命危险了。“奏考回琼”对海南教育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此之后，海南士人参与科考的积极性更强了，更多琼籍士人在明清两代的文化史上闪耀着光辉。

难能可贵的是，王弘海为海南做了这么大的贡献，他自己却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过，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南士林都不知道琼州开设贡院是王弘海的功劳。直到有人后来看到了他起草“奏考回琼”的字纸，才意识到这件事与王弘海的关联。万历三十一年，得知此消息的海南士林集资在其故乡定安为其建造了一座生祠，以纪念这位对海南教育功莫大焉的故里先贤。

海南士子隐而不宣的秘密

世人看到的是秀才的腹有诗书气自华，看到的是进士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绝少有人看到他们在赶考路上所经历的千辛万苦，尤其对海南士子而言，在考取秀才之路上的九死一生，若非亲身经历过，更与谁人道来。九死一生的琼籍学子往往一方面想忘记这段令他们胆战心惊的过往，一方面不想丢了自己面子，故而，翻阅典籍，海南士子对渡海赴考之事，则很少有所提及。“奏考回琼”之前的辛酸历史也因此成了一个隐而不宣的秘密。

对海南士子千里赶考描述最为细致的还是王弘海“奏考回琼”的《奏改海南兵备道兼提学疏》。在这份上呈万历皇帝的奏疏中，曾经亲历过渡海赴考的王弘海将一路上的艰辛写得触目惊心：“乃其渡海，率皆乘帆，帆樯不饰，楼橹不坚，卒遇风涛，全舟而没者，往往有之”，而海盗的出

没也令渡海士子心惊胆战：“海寇出没，岁无宁时。每大比年，扬扬海上，儒生半渡尽被其掳，贫者殒首而无还，富者倾家而取赎”。可是那些负责督学的官员可不管你那么多，对于二三百里、甚至上千里地来到雷州府赴考的海南士子，考官们“多不知其苦，祇执常格，严程限试”，考生们不得不在路上快马加鞭，这无疑也为海南士子们平添了不少心理压力。在这种条件下，到达雷州府的海南考生能够正常发挥已经实属不易，更不要说下笔有神助、文思如涌泉了，那些能通过院试成为秀才的，不是文曲星下凡又是什么？

士子们不说，不代表历史中没有蛛丝马迹，从一些隐蔽的历史细节中，海南士子赴考的艰辛与他们立志振兴海南文脉的努力还是显而易见的。

昔日，苏东坡在儋州兴办东坡书院，得一良才名为姜唐佐，于是倾囊相授半年有余。适逢大比之年，姜唐佐

准备渡海赴考，苏东坡为他题扇曰：“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虽然只是一句鼓励的诗句，但是，渡海而来的苏东坡早已将赴考所要经历的险阻告诉了姜唐佐，而苏辙为词句所续的两句“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更是点破了由琼赴粤一路上的艰辛，轻描淡写只是在成功之后，途中的艰辛恐怕姜唐佐心中比任何人都明白。

而明代邢宥、丘濬二位先贤相会文昌，两人志同道合，案首订交，在分别时，邢宥作为长兄，为丘濬写了一首诗，预祝其在第二年的科考中能过关斩将、一举夺魁。诗云：“与君相送到葫芦，酒在葫芦不用沽。共饮一杯离别去，君行西出故人无。”考虑到他们那个时代渡海赴考的艰辛，这首诗读起来竟有了一丝悲壮。丘濬在第二年的科考中高中二甲第一，想必在丘濬渡海之时，海对岸的邢宥心中也是万分担心的吧。

汉代青黄玉螭龙梳篦

看古画时，如果你仔细观察古装美女的发饰，会看到她们头上戴着形似梳子的发簪，这种发饰就是梳篦。梳篦是中国古代八大发饰之一，属于一种齿比梳子密的梳头工具。

宋朝时秦观的《江城子》词曰：“玉笙度颤鸾篦。落花飞，为谁吹。”中国从古至今就是礼仪之邦，国人对仪容和装饰都十分重视，在古时候，每人都有一把梳篦。特别是女性，几乎梳不离身，时而久之，就形成插梳的风气。

篦子的齿距非常密集，主要作用是篦去发间的污垢，保持头发的清洁，常用之容光焕发；在养生角度，还可以刺激头皮神经，促进新陈代谢。制篦业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常州的篦制作技艺形成于魏晋时期，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

梳子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得很早，属于一件古老的发明，如山东大汶口文化就曾经出土过象牙制作的梳子。早在商朝时，那些贵妇人已开始用玉梳或象牙梳，来梳理头发。比如殷墟妇好墓出土了两把玉梳以及一把骨梳。



咖啡是如何来到海南的

■ 杨本科

咖啡原产于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咖法省高原地区，据说是一千多年前一位牧羊人发现羊吃了一种植物后，变得非常兴奋活泼，因此发现了咖啡。在17世纪传入欧洲以前，它在北非和西亚被用作饮料已达几百年之久，曾长期为阿拉伯国家所垄断，现在与茶叶、可可并称为世界三大饮料植物。

咖啡是如何来到的海南的？据《海南岛志》，最早把咖啡引入海南岛的是海外的海南华侨。海南华侨当时经济实力相对薄弱，大都在东南亚从事服务业和重体力劳动，但他们几乎垄断了东南亚咖啡行业的市场，学人何启拔先生归结为三点原因：一是资本要求低；二是海南侨民讲文明、爱卫生；三是海南华侨炒制和冲泡咖啡的技艺高超（研究出咖啡豆与牛油及糖在炭火上拌炒的特殊咖啡烘焙方式，完成品色泽十分油亮，散发独有的

浓郁风味）。

1892年，法国传教士田德能神父在云南大理朱苦拉村种下了中国大陆第一株咖啡树。六年后，海南华侨世连从马来西亚带回咖啡种子，由于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只有少数植株存活了下来。虽然咖啡不是海南华侨最早引入的，目前种植面积和产量在全国咖啡种植区当中也是最小的，但这丝毫不遮蔽海南在中国咖啡业发展进程中的巨大推动力。

据《海南岛志》记载：“民国二十三年间，侨兴公司、琼安公司始由南洋购种栽植，成绩甚佳。查侨兴公司已种30余万株，年产咖啡2000斤。琼安则植千余株，其余各公司尚在试种中。”1933年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华侨陈显彭先生来到海南考察，认定福山地区“平荒编造，泉甘土肥，四季常绿，交通较便”，是发展热带种植业极

为理想的天然场地。坚持到1950年，有收成的咖啡达到了12500株。

海南籍华侨从海外引进的除了骑楼、咖啡，还引进了西化的生活方式。1932年底到1933年5月田曜岚先生周游海南岛，他在《海南岛旅行记》中写道：“文昌县侨居海外谋生者颇多，食用服饰以及日常生活类多效法欧美，虽乡村小户，亦必咖啡，红茶以待宾客。”一直到今天，在海南各地的老爸茶馆都有咖啡、红茶、炼乳以及面包供应。

在明末至清末这段时期，海南籍华侨从海外引入了大批良种，起到了外来物种引进的桥头堡作用，比如胡椒、油棕、海岛棉、剑麻、蕉麻、金鸡纳、香茅等，这些新品种的引进，开创了农作物的新领域，为中国近代农林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文史荟

投稿邮箱 hnbyfb@sina.com

读史春秋

读史鉴典录

不慕浮华的华罗庚

■ 姚秦川

读史志坛

</